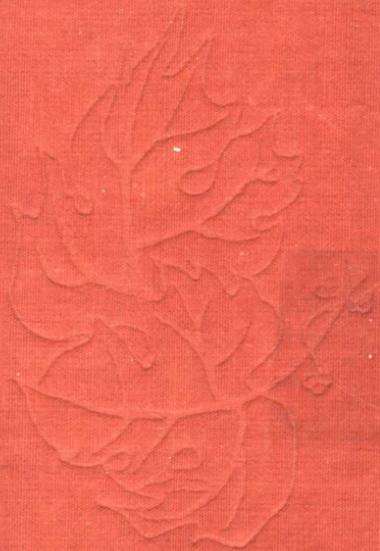


忠烈俠義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# 忠烈俠義傳

六

滑石玉崑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一百回

探形踪王府遣刺客

趕道路酒樓問書童

且說小俠艾席自離了卧席溝，要奔襄陽，他因在庄三日未曾飲酒，頭一天就飲過量之酒，走了半天，就住了次日，也是如此。到了第三日，猛然省悟道：「不好，若要如此，豈不又像上卧席溝一樣麼？倘然再要候事，那就不成事了。從今後須要檢點，俚好。」

自己功了自己一番、因心內脹着趕路、偏三的起得早了、不办  
路徑、只顧往前進發、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、誰知把路錯走  
了、理應往東、却岔到東北、有五六十里之遙、幸喜此人老成的  
的確、告訴他、由何處到何鎮店、再由何鎮到何堡、過了何堡  
几里方是襄陽大路、艾希听了躬身道謝、執手告別、自己暗道、

这是怎应说起了了五更，赶了个晚集，这半夜的工夫，白走了，仔细想来，全是前两日贪酒之过，若不是那两天醉了，何至有今日之忙，何至有如此之错呢，可见酒之误事不小，自己悔恨未及，那知他就在此一错上，便把北侠等让过去了，所以直到襄陽，全未遇见，这只好容易到了襄陽，各处店寓询问，俱各

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，再也不住旅店，惟恐招人的疑忌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。小俠尋我多時，心內煩躁，只得我个店寓住了。次日便在各處訪查，這也不敢多吃了，到處聞人傳說，言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，是包丞相的門生，為人精明，辦事鯁直，倘若來時，大家可要把冤枉伸訴了。又有怕：低言講

論的他却听不真切，他便暗了生智，坐在那里，仿佛磕瞎前仰  
後合，却是闭目合睛，側耳細听。渐渐的听在耳内，原来是講究  
如何立盟書、如何蓋冲霄樓、如何設銅網陣，一連探訪了三日。  
到处講究的全是這些，心內早得了些主意。因知銅網陣的利利  
害，不敢托入，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，暗了窺觀，或在對過。

酒樓滕望這。正在酒樓之上飲酒，却眼巴巴的，瞧着對遇見  
府內往來行人出入，也不介意。忽然來了二人，乘着馬到了府前，  
下馬，將馬拴在樁上，進府去了。有頓飯的工夫，二人出來，各解  
偏纏，一人扳鞍上馬，一人剛纔認鐙，只見從內跑出一人，一點手，  
那人趕至跟前，附耳說了几句，形色甚實。倉皇小俠見了心

中有些疑惑，連忙會鈔下樓，暗裏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，只  
听一人道：「咱們定准在長沙府城外十里堡鎮上，會齊請了，各  
自加上一鞭，分東西而去。」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，執手告別。  
早被艾帛一眼看出，暗道：「敢則是他兩個呀！你道此二人是誰？  
原來俱是招安館的旧相知，一了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，方韶。」

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，他便脫逃，也不敢回招兵館。他却直奔襄陽，投在奸王府內。那一个是机謀百出的小諸葛。沈仲元只因投拿馬強之時，他却粧病不肯出頭。沒來見他等，生心搶劫，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之人，什麼事都幹的出來。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，自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，將

來因法必不赦宥，就是這些烏合之衆，也不能成其大事。我何不將計就計，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里，看了動靜，倘有事，關重大的，我在其中調停，暗裏給他破格，一來與朝廷出力，報効，二來為百姓剪惡除奸，豈不大妙？但凡俠客義士，行止不同，若似沈仲元，猶難自己先擔了從奸助惡之名，而且在

奸王面前还要随声附和逢迎献媚屈已从人何以见他的  
侠义呢殊不知他仗着自己聪明智畧逼人他把事体看透  
犹如掌上观文仿佛逢场作戏游戏中生出侠义来这  
纔是真正侠义即如南侠北侠双侠甚至小侠处三济因扶  
危谁不知是行侠尚义呢这是明露着的侠义却倒容易

若沈仲元决非他等可比。他却在此中调停，毫不露一点声色。随机应变，谄谀多端，到了归期，恰在侠义之中，岂不是件难事。他的这一番慧心灵机，真不愧小诸葛三字。他这一次随了方韶同来，却有一件重大之事，只因北侠擒了蓝驍，改将鞞重分敬，倭佞其中，就有去頼之徒，恶心不改，急急赶赴襄陽，稟

振奸王三听了暗三想道事尚未奉先折了一隻膀臂，这便  
如何是好，便来至集美堂，与大中商议道：「孤家原写信与蓝  
驍，叫他带金輝邀截上山，说他为附，如不依从，即行杀害，免得  
来至襄陽，又要費手。」这就不是算计，堂三太守不想蓝驍及被北  
如何妄自害深，可笑之至侠擒获，事到如今，列位可有什么主意？其中却有明公说道：

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、現今天上欽派顏查散迎接襄陽而

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、這些人皆有虎視耽耽之意、若欲加

害、索性全行害了、方為穩便、

想頭却倒不小  
看用計甚計

如今却有一計、害三

矣的妙策、且慢

謬妙

奸王听了、滿心歡喜、問道、何為一計、害三矣、請

道其詳、我也要

听

這明公道、金輝必由長沙徑過、長沙關外、十

里堡是夕迎接官員的去處，只要派了有本領的去，到那里寅

夜之間，將金輝刺死，倘若成功

自己也沒  
有定准

即邦傑的太守也就

作不牢了。金輝原是在他那里住宿，既被人刺死了，焉有本

地太守丟罪之理。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，却辦一套文書，  
迎着顏巡按呈遞他，乃襄陽巡按、襄陽太守，被人刺死了他。

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去處緝拿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  
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漫說他是包公的門生  
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。又繞出一套來不是三美却是四美了奸王听畢哈哈大笑道妙極了。就派方韶前往傍邊早驚動了一个大明公沈  
仲元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洋洋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